

荀子集解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焚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

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聞亦增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

沙王先謙謹序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

見攷證

次楊序及新目錄

今照刊

次荀子讎

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

精州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堂吳騫桂客吳興

朱英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末錢大昕

塘金圖輯校賈誼韓愈歐陽修柳宗元蘇軾黃庭堅

跋見攷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

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

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

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

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
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

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
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

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
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
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
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
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

與今本同

熙甯元年國子監割

子官銜瀋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

俱見此卽
攷證

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槧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千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樓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均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

比部論楊倞二書

並見改證

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鹵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寶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敘而行之

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

敘佚文並見攷證

其中如劉白撰

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兼詳而盧校郝注之

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增著之

攷證上

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

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

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丁部

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

又楊倞注荀

子二十卷

汝士子大理評事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

或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保

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

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干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尙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

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
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
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
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
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
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

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鉅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

前向以爲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
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
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
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
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
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
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
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
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

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舊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寢饋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單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倣災祥尙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 又荀子注二十卷 唐大理評事楊倞

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
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倬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
清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
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孫卿子三十三篇

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

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
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赦青簡書可繕寫

勸學至賦篇

楊倬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肝臂子弓子
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
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

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
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
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
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
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
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
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
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士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
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

不苟篇

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

誰能以己之焦焦受人之挾挾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

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

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秦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

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槧熙寧舊本亦未爲善常按詳考五秦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

帝而刪

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荀況

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

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

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

一篇白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治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

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

一函八冊

周荀況撰

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欽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康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

一函十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

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
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

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
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
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
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
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
卽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
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
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類末歷
歷可考云云則是苟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

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樞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爲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 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消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爲精好子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

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堯圃先生云 楊倞序

元和十三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

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

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

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

又何怪乎

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策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

列影鈔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

所引

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

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

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

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

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

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薌巖周君收

藏薌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

擬售略一寓目

樂宋槧本與鈔同

他日儻竟爲薌圃所有當仍假此本

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賢顧廣

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注一纂圖互

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
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塘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
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
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
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
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
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
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
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
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
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

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舉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

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
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
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
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
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
理評事楊倬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
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構昧
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
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壙誦陋誠不足發揮儒術
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
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

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塘東望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

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

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爲緜富益令人

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
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
竝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
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錐于沁人
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
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
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
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悖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
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
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
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

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蹇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

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倬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倬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

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贇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萐粲於一時時至而後般至於松柏經隆冬

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

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

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

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事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藏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藏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

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植柱楣榱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

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朱子跋唐

仲友爲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

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

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卽四種之一卷末有劉

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繕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卽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爲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爲字大悅目信然

古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

宋槧大字本求古樓藏

唐楊

倬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

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 符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半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劖劖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爲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

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爲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爲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眞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

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

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願
澗贊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
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通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
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
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
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
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
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
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
何校本仍作如若盧
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贊所
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

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

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家田

虎

有荀子斷四卷

久保愛

有荀子增注二十卷

豬飼彥博

有荀子補遺一卷

所訂別爲札

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

宜都楊守敬

攷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

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

包邱子卽浮邱伯

劉向敘云浮邱伯受

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

浮邱伯受詩又云中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蓋能傳之

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

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

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

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

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

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

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

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旣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

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
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
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
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
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
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
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
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
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
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
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

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
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
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
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
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
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
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
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
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
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
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淖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竊昔而
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
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
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娵母力父是之
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愾無自察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
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

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佞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

守大理評事楊倬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倬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倬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倬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
列傳

惠文王元年
潛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
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懷王卒於秦
秦歸其喪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
秦楚復平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咸宋

十四年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四十一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韓兵
破我濟上王走
莒

與秦昭王好會
於宛結和親

王伯篇齊滑用
強齊中足以舉
宋

仲尼篇潛王毀
於五國
王伯篇燕趙起
而攻之若振槁
然身死國亡爲
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列傳齊襄王時
於鄆秋復會於荀卿最爲老師
稷齊尙修列大夫

之缺而荀卿三
爲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秦伐我割上庸
漢北地予秦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田單殺燕騎劫

議兵藹齊之田
單世俗所謂善
用兵者燕能
并齊而不能

也故田單奪之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夷貘兵篇秦帥至
陵王東保於陳而郢郢舉若振

橋然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彊國篇今楚父
子爲質於秦死焉至是乃使

二十八	二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年	年	年	年	年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年	年	年	年	年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年	年	年	年	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年	年	年	年	年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年	年	年	年	年

拜范雎爲相封
以應號爲應侯

離人役也
仲尼篇楚六千
里而爲離人役

僞效篇載秦昭
王與荀卿答問
之語
強國篇載應侯
與荀卿答問之
語

孝成王元年十九年

秦拔趙三城平
原君相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爲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議兵篇臨武君
與係卿于讎兵
于趙孝成王前
又秦四世有勝
又李斯問孫卿
于曰秦四世有
勝皆謂孝公至
昭王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五十年

六年

秦國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鄆兵平原君求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御秦存邯鄲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屬韓之上
國邯鄲趙告急地方數百里完
于楚楚遣將軍全富足而趨趙
景陽救趙七年趙不能凝也故
至新中秦兵去秦奪之
春申君傳四年臣道篇平原君
秦破趙之長平之於趙也可謂
軍四十餘萬五輔矣信陵君之
年國邯鄲鄆於魏也可謂新
告急於楚楚使矣又爭然後善
春申君將兵往戾然後功出死
救之秦兵亦去無私致忠而公
案六年國邯鄲者是之謂通忠
傳作五年誤之順信陵君似
之矣

十年
秦兵罷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平原君卒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以荀卿爲蘭陵列傳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趙

楚而奔申君以爲蘭陵令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
年秋昭襄王卒
子孝文王立十
月己亥卽位三
日辛丑卒子莊
襄王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春申君徙封于
吳

李斯列傳新辭
荀卿西入秦會

莊襄王卒乃求
爲秦相呂不韋
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

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餉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親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

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
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
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
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
頗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
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
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
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
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
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慘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

事僅見此 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
燕鮑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
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
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
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
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
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
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
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
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

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卬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卬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湣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眾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憤

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和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歐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

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鎡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

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

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湣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于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

趙以爲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爲
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
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
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
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
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
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
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
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
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
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僣矣兼

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
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錫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

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郇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

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遣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

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
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
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
曰天下不治請陳儗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
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
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諛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
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蜺蜺鳴梟爲鳳凰比干見剗孔
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
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
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
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

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琬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郢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郢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郢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郢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郢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祿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卹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卹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卹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卹卿卹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騫毛亨浮丘伯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卹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

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實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爲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汗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爲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

郇侯之後以國爲氏

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

然

後去邑爲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

淑生儉緄靖熹汪爽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

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卽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

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

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疎

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

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

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夷至郇卿幾二百年

出哀五年至周

報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

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

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爲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爲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已，滕蒧任，荀偃，姑偃，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訾祐言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郇。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爲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

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
師古皆以爲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墅云漢不避嫌名時
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
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
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
案謝東墅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爲俗
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
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
國正屬趙故爲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
主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
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

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爲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自言我

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
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爲卿蓋卿卽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
爲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爲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
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又從虞卿
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
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
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 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
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
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
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
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

荀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
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
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鄒卿湣王末
年至齊矣今鄒卿書彊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湣王矜功五
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湣王奔莒
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鄒卿適楚不久卽
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尙修列大夫之缺言湣
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尙能脩列大夫之缺也 劉向
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
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
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

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淳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卽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卽湣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爲之說耳 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

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爲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卽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卽此時矣

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睢傳睢爲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卽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爲蘭陵令時應侯旣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

得其寶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郢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年
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卽由
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郢卿于
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
合從西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兩谷關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
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譏郢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
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
切所爲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郢卿于趙之客蓋卽朱
英歟由是言之郢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
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郢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爲蘭

陵令不過三四年耳 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
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爲之不食覩其羅不測之禍也
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尙存猶及見之
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
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
楚縣吾前大燕醢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
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
齊亦卽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
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
卒年蓋八十餘矣 李斯傳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
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

卿曰物禁大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爲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
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
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
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
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爲郇卿爲之不食之明證也 劉向雋
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
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
十二篇餘皆重複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
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已言之矣
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

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卽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樛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鰲箴五賦之外有倭詩一篇凡六篇戒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弟一篇自凡戒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弟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弟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弟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弟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七篇者亦脫一字

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

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

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

左傳正義引

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

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

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

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

甫謚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攷訂史記者卽其

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

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

虞荔鼎錄云荀况在嵩溪作一鼎大

如五石瓊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

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

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

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

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

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

詩于浮丘伯

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以爲氏浮包同聲字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

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

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

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

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

劉向別錄

左傳正義引

左丘明授

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

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

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

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

張蒼陽武人此云張武威傳寫之誤

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 楊士勛穀梁疏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授孫

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

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

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

郇卿之傳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

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

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 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

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

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爲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雷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 郇卿善爲易得子弓之傳也

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 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
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
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
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
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爲禮又字卿必
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
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
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 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爲駢臂
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
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駢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
之外別無聞非駢臂也楊注力辯非駢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

皆以郇子之子弓卽駢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
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
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
子者著其爲師元人吳萊以爲子弓之爲仲弓猶季路之爲子
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
南面以爲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
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

據以爲卽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
能受業卽以爲郇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
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耶 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
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

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會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侂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爲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譏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卽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

疑郢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郢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郢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郢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郢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郢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侓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郢子侓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察莫

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會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譏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畱此武斷之說于世也